



蓝月谷掠影 金马梦妮 摄

街北旧事

□周宏伟

北七房街南的莲溪哗哗地流着，流过莲蓉庵，流过莲蓉桥，也流过华家几代人的故事。这水声里，混杂着棒槌敲打衣物的闷响、算盘珠子碰撞的清脆，还有那些被黄酒浸泡过的琅琅书声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晚霞染红河面时，街北的老人们总爱坐在河埠头，望着粼粼波光，讲述那些年发生在华家的旧事。

古名莲蓉村的北七房，在清光绪三十一年间，由乡绅华绂言与存义堂华端生创办了莲溪小学。这所学堂静静地卧在西街上，像一册摊开的线装书。青砖黛瓦的校舍前，两株百年银杏树亭亭如盖，每到秋天便撒落一地金黄。学堂里的读书声与银杏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成为北七房最动人的乐章。然而少有人记得，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，北七房墙门内还藏着一所特别的学堂：冠尘小学。这所学堂虽小，却如同暗夜中的一盏明灯，十年中照亮了无数乡里孩童的求知之路。

华冠尘生于光绪十年八月初八，是乡里最后一批秀才之一。他戴着圆框眼镜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说话时带着几分书卷气。他祖上出过一位御用画师，因善画乾隆骑马射箭而出名，他自己也是无锡有名的书画家，家中书房里挂着一幅从宫中流出的王安石画作《猫鼠图》，从一侧看那猫睡眠惺忪，另一侧看却又怒目圆睁，

十分生动有趣。案几上常年摆着几只玉瓶、几方古砚，墨香萦绕不散。1937年日军铁蹄踏破苏锡常，青城各校纷纷停办，北七房国民小学亦不能幸免。华冠尘便在自家庭院开起补习班，渐渐办成学堂，以己名号命之“冠尘”。

这位先生有个怪癖：三杯黄酒下肚，必要领着学生往北庄灌园里跑。他总说：“读书人要有几分酒意，方能领会古人真意。”微醺之时，他的讲解格外生动，仿佛那些古籍中的圣贤就站在眼前。他指着墓碑教写字：“‘先考’二字须写得如孝子叩首，一笔一画皆要恭敬。”说着便示范起来，手腕悬空，笔锋转折间尽显功力。每月十五，又必带学生去大坟园、小坟园背诗，说是与古人饮酒。月光下，他披着一件青色长衫，站在坟茔之间吟诵古诗，声音清越悠远。说来也怪，那些在坟头背过的诗文，学生们竟真记了一辈子。

冠尘曾被无锡荣家聘为私塾先生。荣先生极慕其才，常邀他到梅园赏花论艺。两人对坐亭中，一壶清茶，几卷古籍，便能畅谈终日。荣家老宅、祠堂与梅园里，多处留有冠尘墨宝。其中一幅《墨竹图》尤为珍贵，竹叶疏密有致，墨色浓淡相宜，观之似有清风徐来。冠尘的次子华明被荣家派往上海申新做经理，长子华巩亦因一手好字被荣先生相中，赴沪担任荣氏企业账房。

华巩生得仪表堂堂，眉目如画，举止间自带一股书卷气。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尤其擅长楷书，字迹端庄秀丽，如行云流水。他穿一袭青布长衫端坐账房，十指拨打算盘如蝴蝶穿花，噼啪作响的算珠声里透着几分韵律之美。荣家大小姐日日借送茶之名前来，轻移莲步，手捧青瓷茶盏，目光却总忍不住瞟向那位伏案疾书的俊朗青年。两家本是门当户对，荣先生与冠尘又惺惺相惜，当即议定婚事。谁知华巩心高气傲，竟在订婚后三日不辞而别，悄然回乡。为平息风波，媒人只得谎称华巩是个不近女色的人。荣家不信，便遣美艳的风尘女子前来试探，他果真坐怀不乱。为了自圆其说，华巩始终不娶，在北七房做过教师、会计，闲时写字作画、吹笛弄弦，倒也逍遥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二十余载。已过不惑之年的华巩，依旧保持着晨起练字的习惯。每日清晨，他必在院中石桌上铺开宣纸，研墨挥毫。那一手漂亮的颜体字，成了北七房一景。夏日午后，他常去墙门后诸巷上的小河边垂钓，头戴竹笠，身披蓑衣，颇有几分隐士风范。一日，他正凝神盯着浮标，忽闻棒槌捣衣之声。抬眼望去，但见一姑娘蹲在对面河滩石上，两颊如三月桃花般娇艳，裤腿卷起处露出藕节似的小腿，在阳光下白得晃眼。“哎呀！”一声轻呼，棒槌落水，卡在芦

苇根间。华巩不假思索涉水去拾，谁知脚底一滑，“扑通”跌坐水中。对岸传来银铃般的笑声，他抬头正撞见姑娘笑弯的眉眼，那笑容比河面上的波光还要耀眼。

当夜，华巩辗转难眠，翻出珍藏多年的《乐府诗集》，在“江南可采莲”页边写满批注。烛光摇曳中，那些娟秀的小楷仿佛也有了生命，在纸上翩翩起舞。次日午间，河上忽飘来山歌：“棒槌漂走莫要慌哟，对岸有个呆儿郎……”姑娘假装没听见，但嘴角已悄悄上扬。第三日唱到“四十二岁老光棍”时，对岸“嗖”地飞来湿布团，展开竟是绣着并蒂莲的手帕，针脚细密，花样精巧。华巩如获至宝，连夜找堂弟讨要上海带来的雪花膏，那股子殷勤劲儿，活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郎。

提亲那日颇具趣味。华巩特意换上新做的藏青色长衫，与媒人携两坛陈年花雕登门。刚进院子，屋内便冲出一位手持擀面杖的妇人，柳眉倒竖：“可是你这老不正经的天天唱酸曲？”华巩不慌不忙，“扑通”跪倒，拱手道：“丈母娘明鉴，小婿还会拉胡琴哩！”说着便取出胡琴，当场拉了一曲。

街南的莲溪带走了光阴，却带不走街北墙门里的故事。华家的笔墨、姑娘的棒槌，都在水流中化作了细碎的闪光，偶尔被阳光照见，便是一段鲜活的往事浮出水面。

牛津掠影

□王建一

世界大学排名不止一种，各有侧重，学校位次因此此起彼伏，但英国G5和美国常春藤盟校始终名列前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牛津是我继哈佛、剑桥之后，参访的第三所世界名校。

在一个薄雾缭绕的早晨，我们来到了牛津，太阳被雾气笼罩，就像蒙上了一层轻纱，阳光淡淡的。薄雾正是牛津的特色。牛津地处泰晤士河和查威尔河的交汇点上，据说如果在牛津东北部的弥尔顿·凯恩斯的一座高楼上眺望牛津郡方向的话，可以看出牛津的地形就是一个谷，且四周都是水雾弥漫的湿地。

踏入牛津，仿佛一下子穿越回数百年前，呈现在眼前的是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，钟楼、圆拱屋顶、烟囱和哥特式小尖塔鳞次栉比，没有明快的色彩，略显沉重。据介绍，中世纪以来，牛津大学逐步形成一种学院建筑风格，每个学院都拥有自己的特色建筑。这些学院曾经是不同时期在牛津落脚的学术机构，后来就构成了牛津联邦王国的一个个自治领地。高墙将它们和外界隔绝，那象征渊博知识的殿堂内省地、冷漠地、孤傲地背对着

大街，固若金汤的门楼耸立在面前，巍峨的门廊里开着一道窄窄的门，像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幽道。漫步街头，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路面大多由磨光的方形石块铺成，不很平整，也不宽敞。大概是为了保持老城风貌，此地很少进行大修，始终以旧模样示人。

和剑桥一样，牛津的城市和大学融为一体，城市在学校里，学校在城市中。自然与花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，每个学院都有各自的花园与园林，甚至还有鹿苑。在这里，你能在最小的空间里阅读到完整的英国建筑史，所有年代都在这里留下了烙印，有着具体代表，可以真切体验到“这座城市像一本打开的关于建筑艺术的书”。

对我们而言，半天时间怎经得起900多年历史长河的稀释，有限的历史知识瞬间就被溶解得无影无踪。作为匆匆过客，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分清楚图书馆中的哪一本书是13世纪的、哪一座钟塔是15世纪的、哪一所教堂是16世纪的、哪一棵梧桐树是17世纪的，又有哪一幅肖像油画是18世纪的。走马观花后，我们走进一

家专卖纪念品的店铺，铺子里印着牛津大学标识的纪念品琳琅满目：运动服、绒线帽、雨伞，还有钥匙扣、钢笔、纪念章之类的小玩意儿。正巧店里客人不多，我们便与店主攀谈起来。这是个中年男子，很健谈，说现在来牛津的中国客人蛮多的，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碰到。问他纪念品卖得好不好，他回答卖得不错，还加重语气说，在英国印有G5标识的纪念品都好多。

享有“文化昆仑”之誉的钱锺书先生1935年就入学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，攻读文学学士学位，他是庚款留英的公费生。杨绛先生在回忆牛津陪读时，专门讲到了一件趣事：因为钱先生的饮食习惯比较保守，英国的奶酪、牛排、浓汤不合胃口，杨先生担心他吃不饱，影响身体健康，想改租一套带炉灶和炊具的住房，自办伙食，让钱先生吃饱、吃好。于是，杨先生没有和钱先生商量，独自一人出发“探险”，走大街、穿小巷，弯来绕去，最终找到了牛津大学公园对街住宅区。第二天带钱先生去看，结果极为满意，不久便迁入新居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没有来得及到钱先生就读的

学院打卡参观。其实，和牛津大学有缘的无锡名人还有一位方召麐女士，她也曾在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研究《楚辞》两年。

打道回府的时间到了，大家往集合地点走的时候，一位同行者在宽街的拐角处居然碰到了两个熟人。难怪人们喜欢把地球称之为“村”。他们三人在街边抓紧时间热聊起来。午饭时，同行者告诉我们，那两位是一对夫妻，家住新吴区，女儿已在牛津大学读了四年，今年夏天毕业，他们因为工作缘故无法参加毕业典礼，所以提前来学校和女儿欢聚。同行者还说，这个女孩在四年中利用假期参加了各种见习实践和公益社团活动，包括去非洲支教三个月。牛津大学一直信奉通过伟大的创造和利他主义的贡献获得荣誉。大家听后啧啧称赞，既艳美又感慨，有人开玩笑说，这个女孩很“牛津”！

离开牛津时，雾气已经全部散去，阳光灿烂。我想，钱锺书先生在作《牛津春事》一诗时，大概也是早春季节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不见花须柳眼，未闻语燕啼莺。开户蒙蒙细雨，故园何日清明。”

随笔

“闲笔”写苍生

□项友炜

退休后的自己，用“闲笔”书写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，并乐在其中——这是几十年新闻“忙笔”刻下的习惯。闲来无事，翻阅本人的手记、见报稿、微信文，体裁多样，内容丰富：市井烟火缭绕其间，人生百态跃然纸上；邻里温情涓滴汇聚，心底炽热奔涌不息。

百姓总有急、难、愁、盼之事，我使用“闲笔”客观地予以反映、呼吁，促进问题的解决。三年前盛夏的某日清晨，在公交曹张新村（永乐西路）站右侧的弄堂口，我见到这么一幕：邻居小乐光着膀子低着头在做鸡蛋灌饼，一旁的大姐不停地为他擦拭额头上的汗珠。由于市口不好，生意比较清淡，大姐还不时站到马路边吆喝，招揽生意。见到此景，我连忙拍下照片，并在了解基本情况后，配以特写《赤膊上阵为糊口》，发至社区朋友圈和退休支部群，图文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

小乐家共有姐弟四人，三个姐姐均已退休，小乐那年50岁，无业。姐姐们为他买了三轮车和做鸡蛋灌饼的食材、工具，每天清晨轮流陪他在路边卖蛋饼，帮忙招徕食客。在她们的帮衬下，小乐能够维持生计了，但因无钱办理经营许可证，只能“打游击”出摊。

我将这情况反映至居委会，同时又与几个邻居一起，向市场管理员说明小乐的特殊情况，建议根据中央相关政策，为小乐提供帮助。最终，在各方协调下，小乐在某大酒店外得到了一个固定摊位。自那以后，我晨练路过小乐小摊时，他姐姐总会笑着说：“谢谢你的舆论支持！”

许多外地来锡务工人员为“强富美高”新无锡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我的视角中有他们，我的文章里更有他们。两年前，我专门采访了来自张家港的A先生一家。他和爱人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来到无锡，在曹张新村租了一间门面房，主营服装加工。如今，他女儿也有了儿子，有了住房。尽管现在来料定制的生计有了，但A先生一直坚持为居民修改衣裤、为商店代加工，日子依旧过得安稳舒坦。我曾为他写过一篇《一台缝纫机撑起一个家》，并配图在网上

传播。除了A先生，我的笔下亦有来锡务工多年的送水工、清洁工、医院护工、拉板车的运输工等，我借助不同传播途径，让他们的真、善、美被更多人看见。

2019年底至2023年初，我在担任单位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时，及时发现、书写“退休不褪色”党员们身上的闪光点，弘扬正能量。2022年初，我看到老同事李燕的感言中有这么一句话“养老从心做起”，眼睛为之一亮，便结合平日了解到的退休老人实际情况，用生命学、心理学等理论观点加以思考，写成了《养老始于心》的随笔。大意是，要有从容之心，远离昔日纠结事；要有淡定之心，遇事不慌不忙；要有宽容之心，心中无敌。有了这“三心”，方能健康快乐过好每一天！此文在《无锡日报》刊发后，又被《新民晚报》刊发。

太平盛世里，市民自娱自乐的鲜活场景如烟火般漫开，让我忍不住将镜头对准那一幅幅生动画面。某天清晨，我来到红星桥下的小广场，数十名老人正踏着轻快悦耳的音乐节拍，翩翩起舞。我站在高处抓拍，将照片配上标题《阳光下的舞者》，发至多个微信群，获赞多多。省税校退休的杨老师读后，心情激动地给我发来一段读后感：“我们都是80岁的同龄人，心头有事三界窄，心若无杂一床宽；过得开心是王道，能唱会舞身体棒，不怒不惊人宁静，安心养老心情好；心灵深处清明澈，舞出人生更精彩！”

近些年，我有针对性地写了一些就事论理的议论文，旨在扶正祛邪。今年7月，《无锡日报》副刊新增“银龄”版后，我在“说说议议”栏目中陆续发表了《长者社保卡谁保管》《拎包康养需谨慎》《97岁赵老太的养老肺腑之言》《朋友晕倒的警示》等短文，受到了老年朋友的欢迎。

5年来，我采写反映百姓生活的特写、随笔、言论等100余篇，拍摄相关图片100多幅。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老新闻工作者，我“闲笔”不闲，力求更多地为“百姓”鼓与呼。所有的记录都是一种深情而有责任的历史印记。烟火中的文字，文字中的烟火，无不带有浓浓的岁月静好的意味。

太阳照常升起

□陶晓菲

太阳每天照常升起，我却很少看到日出。

时间总是被切割成一瓣瓣的碎片，太阳只能在缝隙间被留意到一眼，有时是在薄雾迷蒙的高楼背后，有时是昏昏欲睡时投入玻璃窗的亮影，偶或生长在繁盛的枝丫之上，犹如一颗珠子即将成熟坠落。总之，光明怎样出现在世界上，我知道得很少。

直到二十几岁，我才完整地看了一次日出，看太阳如何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。那是7月的青海湖边，凌晨4点多，向窗外望去，是一片孤寂的黑，只有我们这个小木屋在夜的风浪中颠簸。壮着胆子，打着手电，小心翼翼地从穿过羊肠小径，往湖边走去，耳畔传来层层叠叠的涛声。风很冷，天上的星子也化成了冰凌，闪烁着冷酷的光。5点30分，天幕在眨眼间就被镶上了一层金黄色的边，光线努力地向上延伸，可在触碰到暗色穹顶时又调转了方向，形成一道光滑的弧线，我不禁怀疑，造物主不是把他的“量角器”安置到了这里？

不过一刻钟，那完美的椭圆就被打破，幽蓝色由浅入深地晕染开来。天际的光更加强烈了，灿烂金色逐渐掩住了原先柔美的橙色调。天光更亮了，晨曦却更温柔了，淡紫色的薄雾轻轻地浮着，增了几分娇羞。忽地，一个圆形的亮球跳了出来，带着肃穆与欢悦，蹬着平缓的远山，用力地往上冲着，他让整个世界都在刹那

间变得明丽起来。只那么三分钟，太阳就活泼泼地蹦到了眼前，笑着、闹着，毫不费力地完成了日与夜的交接，用无与伦比的光华震荡着我微小的心。此刻，天地之间安静极了，我们都不再说话，感受自然天地的神奇。此时，时钟指向了6点半。

过了几年，我又往西走了些，走到了阿勒泰的草原上。这里土地绵延起伏，村落隐藏在山谷之间，星星点点。人们总说登高望远，瑰丽雄奇该在广阔无垠之间诞生，可我蜗居在

重峦叠嶂之间，看到一个完整的日出是奢侈的，但这半遮半掩的神秘，却在我心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记。

条件有限，我们只选在一个低缓的小山坡上观赏日出，可真到了那里，待分辨出东方的位置后就有些气馁：这里太平阔，实在看不到太阳的跃升。仰头张望，广袤的苍穹密布着厚重的云，浅灰的、乌黑的、橘红的，如鱼的鳞片铺满开来，遮掩了太阳的踪迹，只有流出的光芒告诉你，他正在来。而山的暗影则折磨了起来，理直气壮地立着，但又不够伟丽，让你生出踮起脚就能看到晨曦的错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久到我昏沉得想要阖眼安睡时，蓦地惊醒，天光已大亮。一条被蹂躏出来的泥土小道现出身来，两边长满了不知名的白色小花，沾染着晨露，那样娇羞。青黄相错的草甸平稳地盖在土坡之上，并不断地向远处蔓延，瞧不见尽头。

我向后退了个身，看到山谷西侧有一片村庄，她还未被朝阳唤醒，只眯缝着几点微弱的灯火，呼出几口炊烟，就翻个身继续陷入甜蜜的梦乡。有一条清冽的河流环绕着这片土地，像一片轻柔的绢丝飘带，不小心被遗落在了这里。再往上瞧，小马在晨曦微光中爬上了山顶，寻觅着鲜嫩的青草，牛儿、羊儿甩着尾巴，发出可爱的低唤。我忽然觉得，这里的一切都好极了，虽然太阳被阻拦在山野之外，可是这个天地都因为日出的到来而清醒，日出不是只有太阳的具象模样，更是万千生物的蓬勃向上。更何况，太阳每天照常升起，所有的灰暗都会被清理，只余下生命的纯净。

渐渐地，天地开阔了起来，黑沉沉的云滚滚地漾开，清新的颜色不断散开着，把黛青的远山也笼在了一起。不知不觉间，心底的那点畏惧与烦忧也在这静谧中消弭了，继续往前走吧，山野不会给你失望，太阳总会照亮这个世界。

太阳每天照常升起，远方的你要不要一起来看日出？